

风涌雷动(3)

刘协眼中含着悲痛的泪,颤抖着问:“他杀了华佗,是不是知道你们……”

董承跪地道:“请陛下下诏,臣为陛下除此贼!汉室忠义之士仍在,岂能让此贼欺凌陛下!”

刘协拿起放在身边的一条衣带,其上血字清晰可见:“这是朕的衣带诏,将军拿去……朕一身性命,汉室百年基业都交托给你了……你不能负朕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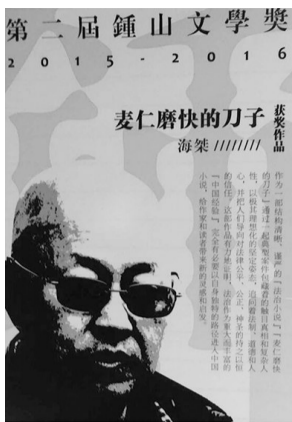
刘协挥手:“快去!快去吧!”董承退到宫门口,刘协忽然又后悔了,他神经质地追了几步,“董承回来,快叫他回来!”

董承忙回到殿中,刘协紧张地低声道:“万一被曹操知道……”董承忽然从怀中拔出短剑,起手刺入手臂,鲜血顿时淋漓而下:“臣以血明誓,臣人头在,衣带诏在!臣一旦出事,陛下可将一切推至臣身上。就算臣人头落地,亦有万千忠臣营救陛下!”

刘协无力地挥挥手:“好,快去吧!”校事府门前精干的守卫森严,看到郭嘉都单膝跪下,动作整齐,却一言不发。

门口的守卫高声通报:“奏事!”门外早已排队等候的十名校事皆是统一的黑色劲装,各捧着一盘竹筒进来,他们将竹筒一一放在郭嘉案头。

郭嘉猛然抬头,看着那杂役。在那双凌厉目光的



麦仁磨快的刀子

自首顶罪(38)

没想到,就在侯勇离开宋家墓地不久,他突然听到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。他的心立刻狂跳起来,本能地躲入灌木。

侯勇的心都要破胸而出了。穿西装的正是宋亚薇的哥哥宋亚洲,毫无疑问,警察侦查的目标已经锁定了墓地。

侯勇在魂飞魄散的状态里回到了家。

他知道,案子即将真相大白。整整一夜,侯勇在浓茶烈酒的陪伴下,想尽办法化险为夷,但凡能想到的都想到了。

侯勇在魂飞魄散的状态里回到了家。

替身,另找生路,如能找到合适的替死鬼,千万巨资也在所不惜;最后带儿子逃亡。但所有的办法,没有一个是切实可行的,最终都被他一一否定。

人间道路千万条,属于他侯勇的,似乎只剩下了一座独木桥。

那就是老老实实向警方坦白案子的真相。

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,侯珂珂坐牢是肯定的,即便能不判死缓无期,几十年徒刑也是少不了的。

想到这他不寒而栗,他恨死了这个不成器的灾星。

黎明时分,他歪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,可能只有几分钟。就几分钟,他在似梦非梦的境界里,回到了自由任性的童年,回到了四处碰壁浪荡无为的青春时代。

侯勇猛醒过来!天光熹微,看着窗外高楼间不灭的灯火,看着街道上划过的车灯,看着雾霭中正在苏醒的城市,他知道再也不能犹豫了。

侯勇猛醒过来!天光熹微,看着窗外高楼间不灭的灯火,看着街道上划过的车灯,看着雾霭中正在苏醒的城市,他知道再也不能犹豫了。

掌握时机(32)

听到这回答,贺知章气息为之一噎,他被这句话气得手抖。张小敬呵呵一笑,昂首朝殿外迈去。

李泌突然伸手拦住了他,冲贺知章厉声道:“贺监!此人于今日有大用,难道不可从权?”

贺知章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,这是原则问题。李泌细眉一竖,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印信,就要往桌上搁。

这条讯息报称:有百姓在延寿坊旁的桥下发现一具男子尸体。经初步勘验,死者脖颈为巨力拗断,衣衫被剥。附近酒肆的饮客已辨认出此人身份——焦遂。

长安城饮酒成风,其中有八人最负盛名,号称“饮中八仙”。为首即是贺知章,还有李白、李适之、李璡、崔宗之、苏晋、张旭、焦遂七人——焦遂是八仙中唯一一个白身。

贺知章与他从开元初年起便为酒友,两人交谊极笃。贺知章没想到,居然在这时候接到老友的死讯。

李泌沉声道:“延寿坊附近是永安北渠,正是我们怀疑曹破延上岸之处。焦遂的死状,与崔六郎一样,只怕也是突厥人下的毒手。”

几句话的冲击更大,贺知章眼前竟是一阵眩晕。

“快扶住贺监。”李泌不动声色道。

檀棋赶紧上前一步,挽住贺知章胳膊。她感觉到,老人的手臂在微微抖动着,身子摇摇。他一直有风头眩的毛病,骤闻噩耗,竟有发作的迹象。

幸亏靖安司这里备有茵芋酒,赶紧给他灌了一杯。这药酒是药王的方子,贺知章喝完之后,情况总算略见好转,可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魂魄似的。

贺知章挣扎着想起身,可头晕目眩随之加剧。他长长叹息一声,知道这病一犯,便没办法视事。他把李泌叫到身前:“此间……只得暂且仰仗长源你了。”

这几句话,已经耗尽了老人的全部精神。檀棋连忙派人准备牛车,唤了一位医师随行,将他送回自宅去修养。李泌肃立原地,拂尘抄在胸前。

贺知章离开之后,张小敬眯起眼睛,莫名其妙冒出来一句:“李司丞掌握得好时机。”语气半是钦佩半是嘲讽。

“事急从权。”李泌面无表情。两人像打哑谜似的,檀棋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。她动手把案上文牒收拾干净。焦遂的那封讯息放在最上面,她顺便多看了一眼,忽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跑,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,没准警察已经在周围布控。即便父子俩侥幸能够逃出去,又能逃到哪里去呢?加拿大已经不可能的,去往机场,就是自投罗网。

父子二人必须保全一个!为了侯家不会断子绝孙,必须由他来冒险,立刻去公安局自首顶罪!

侯勇说,甚至有些莫名的激动,他喜欢冒险,敢于冒险,越是危险脑子越灵活。他立刻开始制定实施方案,一个精心策划的谋杀故事很快就编好了。

为了做到天衣无缝,他在日出后,对儿子侯珂珂进行了仔细交底和交代,令其在他自首一个月后,返回加拿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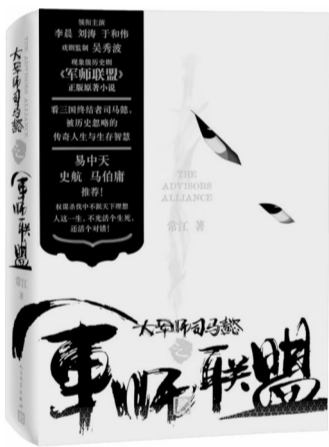
侯勇说,大厅内唏嘘一片。审判长手起锤落:“肃静!请问公诉人,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?”

“有!”检察官大声回答,他走到侯勇跟前,犀利的目光灼向对方,语气明显怀疑地说:“请问被告,你儿子侯珂珂现在在哪里?”

侯勇把握十足地说:“加拿大!”“不!”突然旁听席最后一排有人站了起来,用清晰洪亮的嗓音大叫一声,毫不犹豫地,“我是侯珂珂,我在这里!”

侯珂珂的出现令现场一阵混乱,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刻突然现身法庭,尤其侯勇,惊得张目瞪眼,呆若木鸡。

(明日关注:我害死了我妈妈)



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

逼视下,杂役却不动声色地捧着一盏水,既不见恐惧,也无丝毫不敬,不卑不亢,恰到好处。

一名首领回禀:“一个时辰前,董承进宫了。”说着,他将一卷手卷放在桌面上,上面描绘着董承奔入含章殿中的画面。

第二名首领回禀:“已查明,华佗入司马府,乃是为其儿媳接生!”手卷展开,是司马懿府生孩子、延请华佗、司马防擦着眼睛从厨房出来的画面。

第三名首领回禀:“皇叔刘备仍在菜园种菜!”手卷展开,是刘备弯腰种菜的画面。

郭嘉的手轻轻点着桌面:“河北和东吴加派探子,袁绍和孙策的兵马一有动向,立刻禀报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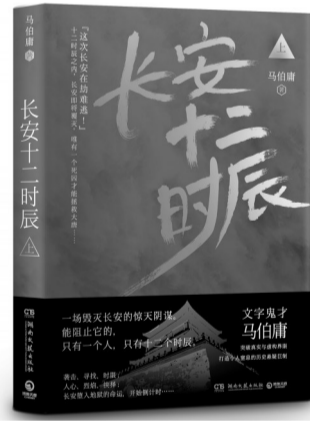
郭嘉缓缓地摊开自己桌上的地图,手中的扇子在河北的交界处划过,又在东吴的交界处划过,最后还是轻轻点在了许都那个圆点上。

曹操还在卧床。郭嘉躬身道:“华佗与司马防的往来已经查明,他那日,是去给司马防儿媳接生,他的药箱中,并未发现毒药。”

曹操淡笑:“他是神医,不会下毒,他要的是孤隐退,和那些要杀孤的人,目的是一样的。”说着,曹操起身,“更衣,召集朝臣。”

召集了大臣,曹操在桌案的白绢上挥毫书写着什么。站在书案对面的荀彧丰神秀雅,穿着朝服,举止端重。

(明日关注:曹操招贤纳士)



长安十二时辰

她蛾眉一皱,公子早就看到这消息了,可为何拖到刚才方才贺监讲起?难道说……

这个太离谱了,檀棋摆了摆手,把这些荒唐念头赶出脑外。

这时徐宾已经捧着一卷文书跑过来。凭借大案牍之术和祆教的户籍配合,他迅速地找出一个可疑之人。此人叫作龙波,来自龟兹,开元二十年来京落为市籍,同年拜入祆教,就住在怀远坊内,一直单身。

供奉记录显示他最近半年来,给祆祠的供奉陡增,为此还特受褒奖。天宝二载底市籍有过一次清册重造,但龙波的户口仍是开元二十年。有一位户部老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小漏洞。户籍上要写清相貌,若是旧册不造,则有可能冒名顶替。

姚汝能此时还在祆祠附近,李泌让望楼通知,让他立刻前往龙波的住所搜查。

靖安司内,忽然陷入空闲状态。这时李泌忽然想起来了:“嗯?那个叫岑参的臭小子呢?”那个家伙关键时刻坏了靖安司的事,他到底是不是受雇于突厥人,不审问清楚可不成。

(明日关注:微妙的不安感)